

韩国披露战略司令部筹建动态

■石文

据韩媒报道,近期,韩国国防部有关人士透露了韩国战略司令部筹建情况。报道称,作为韩国“国防革新4.0”计划的重要内容,战略司令部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运转。分析认为,尹锡悦政府在当前施政差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透露军改进展,意在转移国内矛盾,拉抬民意支持率。

机构初具雏形

韩媒称,韩国战略司令部成立后,将负责指挥控制由“杀伤链系统”“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大规模惩戒报复作战”组成的“韩国型三轴体系”,以提高韩军精确打击能力及对核导弹威胁的遏制力和应对能力。

据悉,韩国战略司令部将隶属联合参谋本部,与海陆空军作战司令部同级。现任联合参谋本部战略企划部部长陈永胜被任命为战略司令部成立准备小组负责人,主导具体组建工作,并在战略司令部正式成立后履新该部司令。

韩国战略司令部以联合参谋本部“核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应中心”为基础组建,将收编陆军导弹司令部、空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空军太空作战司令部、空军第17战斗机飞行团、海军潜艇部队部分单位等。届时,F-35A战斗机、3000吨级潜艇、军事侦察卫星、增程型“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远程地空导弹和地对地战术导弹以及“玄武”系列导弹等战略资源的指挥权都将收归战略司令部。目前,网络作战司令部是否纳入编制仍处于论证中。

关于内设部门,韩军方未透露相关内容。外界推测,其核心部门或将依据“1+3+2”原则组建。“1”是1个战时行动指挥机构,由成立准备小组“专班”组建;“3”是3个业务指导机构,分别统管杀伤链、防御系统和联合训练,其中,前两个机构依托陆军导弹司令部、空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筹建,后一个机构主要从陆海空作战司令部中选调人员组建;“2”是1个军兵种内部协调机构和1个盟友联合机制办公室。

韩媒称,战略司令部已初具雏形,其下属部门和相关部门正处于“双轨”运转



美韩“自由盾牌-2024”大规模军演。

阶段,以确保战略司令部正式成立后平稳交接指挥关系。

演习部署密集

与战略司令部筹建相呼应,近期韩国战略力量部署也趋于活跃。

在3月举行的美韩“自由盾牌-2024”大规模军演中,韩军先后想定战略司令部参与美韩联合行动和独立指挥作战,并进行模拟推演,重点突出平时、战时两种状态下战略打击和防御资源调度运用。这也是韩军首次在联合参谋本部主导的联合军演中设定战略司令部角色。分析人士称,此次演习标志着韩国战略司令部已步入试运行状态。

F-35A战斗机等武器装备是“韩国型三轴体系”中“杀伤链系统”和“大规模惩戒报复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指挥运用是战略司令部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前不久结束的美韩“联合编队群”大规模空战演习中,韩空军驻清州基地F-35A战斗机与美空军F-35A、F-35B战斗机成建制实施跨昼夜、多区域联合训练。韩空军作战司令部表示,这是F-35A战斗机列装以来,参加的最

大规模军演。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演习中,韩军首次出动空军太空作战部队实施卫星导航系统干扰和空天态势感知等内容演练。

“韩国型三轴体系”其他装备也在近期频繁亮相。据外媒统计,今年3至4月,韩军公开进行的导弹试射和拦截试验达到10次。其中,连续4次成功实施L-SAM远程地空反导系统拦截试验后,韩军宣布将在年底前完成该系统的列装,使该系统与“萨德”“铁鹰”-2、“天弓”-2、“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组成战略司令部的防御网络体系。

此外,继2023年底成功发射首颗光学军事侦察卫星后,4月上旬,韩军发射第2颗搭载合成孔径雷达的军事侦察卫星,并计划于2025年前完成全部5颗军事侦察卫星的升空。

前景尚不明朗

组建战略司令部是韩国防务领域的年度重大任务,韩国选择此时披露战略司令部筹建情况,一方面是落实军改阶段性计划,增强部队人员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尹锡悦政府为扭转执政颓势实施的

近日,据美国“陆军技术”网站报道,英国陆军为加快装备更新换代,计划在2030年前退役包括“武士”步兵战车、“风暴”装甲运兵车、“弯刀”装甲侦察车在内的1500余辆装甲车。由于新装备列装进度不断滞后,“阿贾克斯”和“拳师犬”装甲车短期内难以弥补空缺,英国陆军机动作战平台将处于青黄不接状态。

报道称,近年英国陆军装甲车逐渐老化,装甲部队规模不断“缩水”。英国陆军“武士”步兵战车于1988年列装,已接近服役年限。英国陆军曾通过“武士能力持久计划”对“武士”步兵战车进行升级改造,受预算限制和产能影响,该计划于2021年取消,“武士”步兵战车将于2025年前全部退役。英国陆军装备的“风暴”装甲运兵车于20世纪70年代研制,现已达到服役年限。英国陆军将在2026年退役约180辆“风暴”装甲运兵车,但尚未选定替代车型。此外,英国陆军还将在2028年退役数百辆“美洲狮”系列装甲车,在2030年退役约398辆“猎狐犬”和851辆“牛头犬”装甲车。

面对即将到来的装甲车退役潮,英国陆军曾采取一些补救办法。据悉,早在2014年,英国陆军就订购了589辆“阿贾克斯”装甲车,以取代目前服役数十年的老旧装甲车。该车以西班牙和奥地利联合研制的ASCOD装甲车为基础,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可根据任务需要换装相应模块。英国国防部对ASCOD装甲车平台提出1000余处修改要求,导致研制难度加大,“阿贾克斯”装甲车在研制过程中,出现车辆行驶感强、内部噪音过大、车载主炮无法在行进间射击、越障能力差、悬挂系统可靠性不足、防护能力不及预期等诸多问题,使原定2017年的交付时间多次延后,英国陆军甚至一度叫停该车的验收流程。目前,英国陆军仅接收了44辆“阿贾克斯”装甲车,全部589辆预计到2029年才能完成交付。

除“阿贾克斯”装甲车外,英国陆军还先后于2019年和2021年与德国签订合同,分批采购623辆“拳师犬”



英国“拳师犬”轮式装甲车。

轮式装甲车。其中,首批117辆将在德国制造,其余506辆在英国制造。2023年底,英国陆军接收首批2辆“拳师犬”轮式装甲车。

据悉,英国陆军计划到2030年前,建立以“阿贾克斯”装甲车、“拳师犬”轮式装甲车和“挑战者”-3主战坦克为核心的信息化作战体系。然而,老旧装备退役后无法及时补缺等问题,或将对英国陆军改革和转型产生负面影响。

美持续开展网络作战行动

■张英李伦

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网络司令部披露,其下辖的国家网络任务部队在2023年被部署到17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22次“前出狩猎”行动。该行动旨在加强网络空间防御能力、获取网络战场优势,确保美军在网络行动中的主动权。

网络部队不断拓展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高度重视网络空间领域作战能力建设。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海湾战争中首次将网络攻击作为战争手段。1998年开始,美国先后成立多个网络作战机构。2010年,美国成立网络司令部,统筹协调各军种网络部队。2018年,美国网络司令部升格为独立完整的联合作战司令部。

结构编制上,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兼任,领导团队由司令、副司令、执行总监、参谋长和军士长组成,下辖6个分司令部,分别为陆军网络司令部、海军网络司令部、空军网络司令部、海军陆战队网络司令部、国防部信息网络联合部队司令部、国家网络任务部队司令部。

职能分配上,陆、海、空、海军陆战队网络司令部是军种司令部,负责执行各自军种的网络空间军事行动,并支援联合部队遂行网络作战任务;国防部信息网络联合部队司令部主要负责国防信息网络的运营维护,及防御性网络空间作战行动,具备调动各军种网络防护部队的权力,从而实现网络空间防御统一指挥;国家网络任务部队司令部负责执行网络进攻、防御与信息作战行动。

联合行动持续开展

近年来,美国网络部队持续开展“前出狩猎”行动,以支持美国“前出防御”政策。所谓“前出狩猎”,是指由美国网络司令部向海外派遣网络作战部队,与盟友及伙伴合作,在网络上以主动追踪形式发现并识别对手威胁的行动。外媒称,该行动于2018年开始部署,旨在保护美国网络系统和设施,同时为美国及盟友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该行动的任务团队主要由4类人员组成,包括负责制订战略计划、协调合作伙伴、管理团队的高级领导;负责收集、分析和评估威胁情报,为团队提供情报支持和决策依据的情报分析师;负责使用先进技术工具和方法,发现和追踪网络威胁的技术专家;负责实施行动计划,对威胁源头进行打击,收集证据的执法人员。

据悉,目前与美国合作开展“前出狩猎”行动的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克罗地亚、乌克兰、黑山、北马其顿等。

美军声称,通过常态化开展“前出狩猎”行动,美军与盟友提高了网络空间领域的联合防御能力。然而,外界认为,美军的种种做法,是打着网络防御合作的幌子,开展网络进攻行动。

一方面,美国频繁发起网络军事演习,将盟友和防务合作伙伴整合在一起,企图构建网络军事同盟体系。另一方面,美国为了获取情报、打击潜在对手、保持竞争优势,对包括盟友在内的诸多国家进行无差别网络监控和网络攻击、渗透,是霸权主义向网络空间延伸的体现。



美国网络部队人员加强军机网络安全防护。



瑞典计划研发下一代战斗机

■孙晨娟

据外媒报道,近日,瑞典国防装备管理局就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和使用展开评估调研。据悉,瑞典国防装备管理局已与瑞典防务企业萨博集团和航空航天公司GKN分别签订合同,对下一代战斗机系统和战斗机发动机进行概念性研究,并计划于2025年进入正式研制阶段,2040年左右确保战斗机具备作战能力。

瑞典国防装备管理局表示,下一代战斗机的预研工作将与瑞典武装部队及国防研究局一起进行,重点研究下一代战斗机如何满足2040年后的空中作战需求。该合同内容涵盖从系统角度对有人/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进行概念性研究、技术开发和演示。

瑞典官员称,由于瑞典的下一代战斗机概念处于探索阶段,具有诸多不确定性。不过,随着正式加入北约,瑞典国家战略从专注本土防御向积极参与海外事务转变,瑞典军事力量的行动与部署范围将扩展至大西洋。下一代战

斗机项目也将受此影响不断加快进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瑞典首次发展下一代战斗机项目。2019年,瑞典与英国、意大利就共同开发“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达成协议。随着项目的推进,瑞典与其他参与国在研发方向、预算分配等方面出现分歧,加上国内财政和舆论压力,瑞典宣布退出该项目。2022年,瑞典国防装备管理局与萨博集团签订总额25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研究下一代战斗机相关技术。此次双方再次签署合同,意味着瑞典下一代战斗机项目研究进入实质性阶段。

然而,外界并不看好瑞典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分析认为,该项目受多重因素掣肘,前景难测。

其一,独立研发有难度。瑞典缺乏先进战斗机的研发经验,其自研的第五代战斗机FS-2020,从项目成立到首飞耗时15年,却因无法达到设计目标宣告失败。同时,瑞典在发动机整机研发方面经验较少,尚未独立研制成功具备第

三代或第四代发动机水平的涡扇发动机,更欠缺在新发动机原理方面的技术积累。

其二,合作伙伴难寻。目前,北约多个成员国都在开展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正在开发“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项目,英国、意大利等国联合开发“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法国、德国、西班牙联合开发“未来作战空中系统”项目。上述3个项目起步较早,参与国中不乏航空系统开发经验丰富的国家,相比于瑞典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更具吸引力,导致瑞典选择合作伙伴的范围较小。

其三,资金投入是难题。下一代战斗机研发资金巨大,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初步研究阶段,仅英国的投入就已超过25亿美元,这一数额约为瑞典2024年国防预算的1/4。且近两年来,瑞典同步推进陆海空多个军种武器装备升级采购,很难在下一代战斗机项目上投入更多经费。

上图:瑞典下一代战斗机想象图。